



特別
^21
4.262
1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乾隆辛亥年鐫

霽園主人著

夜譚隨錄

本衙藏板

村重

923.6
Ka 43y
/

^21
4262
/



自序

字不怪怪此則非怪不錄情矣然而
素不怪也夫天地至廣大也事物至
怪蹟也。有其事必有其理理之所在
人思以存怪者視此若尋常也。不然
鳳鳥河圖高羊萍實又何以稱焉
世人於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一旦見之

自叙



10257

< 2002-254 >

聞之鮮不以為怪者，所謂少所見而多所怪也。苟不以理窮，則人生世間，每論天地事物之廣大，務賢也。即一身之耳目口鼻言笑動止，死生夢幻，何者非怪？不求其理，而以見聞所不及者，存怪情也。既求其理，而猶以見聞所不及者，存怪情之甚者也。予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嘗遇怪，而每喜與二三友朋，于酒盞茶榻

聞起問

聞滅燭禪鬼坐月說孤禡涉匪夷輒為記載，日久成帙，聊以自娛。昔坡不強人說鬼，安白用廣見聞，抑曰談虛無勝于言時事也。故人不妨妄言，已六不妨妄聽。夫可妄言也，可妄聽也，而默不可妄錄哉。雖然，妄言妄聽，而即妄錄之，是夫怪也。即夜禪隨錄，即謂乃德怪之書也。可。

乾隆辛亥夏六月霽園主人書於蛾
術齊之南隄



夜譚隨錄一目錄

- 崔秀才
- 碧碧
- 梨花
- 香雲
- 龍化
- 李翹之
- 洪由義

夜譚隨錄一目錄

某僧

邵廷銓

賁餅翁



夜譚隨錄卷之二

燕臺文庫



蘭齋氏著

葵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崔秀才

各

慕寫世情淋漓
盡致

奉天先達劉公未遇時故世家子少個儻好客揮霍
不吝車馬輻輳門庭如市行路者健羨鄰里可知而
親戚朋友益可知矣忽有崔元素者投一刺劉接見
詢其邦族曰山東臨朐秀才也遊都門二十年矣聞

夜譚隨錄

卷之二 崔秀才

世情如是無定
怪耳而劉誠不
易得

既已亦貧那還
有你是處

回首當年能無
淚下
詩亦秀雅

公喜結納來作食客耳劉大悅與之往來亦時濟其
薪水崔率十餘日一至至必有所借貸家人悉厭賤
之劉獨不以為瑣每如其願未嘗違拂如是者二年
餘劉連遭大故皆產蕩盡又三年一貧如洗更屢試
不第親故白眼相向動輒得咎傅為口實漸至不相
聞問婢僕逃散並有心作罪以求去者接踵僅存一
老者內則一妻一子一女鼎足而三焉會臘盡牛衣
塵甑無以卒歲女能詩戲吟曰悶殺連朝雨雪天教

婦人淺見如是
不及伊女遠甚

人何處覓黃絲歲除不比清明節底事厨中也禁烟
劉見之笑曰此際玉樓起粟若可煮食足够一飽今
得汝詩能不令人羞耶因和之曰今年猶戴昔年天
昔日輕裘今破絲寄語東風休報信春來無力出飢
烟妻怒之以目曰往日良朋密友有求必應啜汁者
豈止一人今年盡歲逼喫着俱無猶不少思籌策乃
台兒女子作推敲醜態想亦拚得餓死故預作離露
挽歌耶劉曰然則欲我做賊去耶妻曰做賊亦得第

此何足怪
亦激語

婦人淺口終屬
未善世情冷煖
大抵然也彼誠
有心又何待遣
人徧覽稱貸耶

不計財金 卷之二
恐君無其才耳。順城門外朱知縣方其落拓時，與汝
為莫逆交。一日不見，亦不能耐。今聞其丁艱在家，宦
囊頗厚，詎不能走一簡聊濟燃眉耶？劉曰：微汝言，吾
幾忘之矣。亟作書遣老僕往投之。日暮，赤手回入門，
即罵曰：喪心人，不心復與相識矣！始而闖入辭以他
出，我面不信，既而逆客在門相見，兩眼稜稜，持書而
入，再四促之，始傳語言。事忙不暇修覆，但借口致意。
主人現在凡百需費，囊無一文，正愁無處措置，斷難

一語發人深省

如命云云。似此喪心人，若復與相識，各節掃地盡矣。
劉企望一日滿擬必獲如意，驟聞此變，不禁索然。妻
西曰：莫道交不足恃矣。然總角之交，應非泛泛也。城
北楊君，非與君為總角交呼？劉以為然，復走柬以于
之。楊辭以生意淡泊，本利損虧，無囊可解。劉拊髀嘆
曰：面朋口友，固不足怪。欲朋通財之義，非道義之交，
不可。乃桃燈作札，聲吐肝膈，翊日付老僕持送南城。
斯公子，斯世，胄，閱，田，園，遍，畿，輔，公子與劉為世交。

吾見世之不能
推解吝嗇之守
嚴處往往正言
厲色作一番大
議論反稱人不
能自立在來求
吾更不能復言
一謂在在觀者
亦不深求其好
處反謂所論極
有理此等入
道見識耳與入

又屬至戚每當晤對夜以繼日所講論非忠義大節
卽出世大道互相誘掖不善同胞所謂立脚不隨流
俗留心學作古人者閱札卽刻覆答謂叨在知己亟
當如命奈心與力違束手無策君但勉爲尚志之士
無自暴棄又何憂貧賤哉且天生劉君必非碌碌者
君姑待之保有大富貴日也弟好義如弟者值此危
急之秋竟坐視良朋之困不能一援手救殊堪自媿
唯知己者諒之耳劉忿然擲書於地再曰荷荷平日

以爲人哉自當
與朱楊稱同調
也

披肝膽談道德何啻羊左在任黎每舉一子一女猶以
百金爲壽今急切相需不破一文乃反以虐詞迂說
來相敦勉所謂道義之交固如是乎老僕慰之曰主
之朋友大槩未曾交得一人○又進一層親戚中不乏富貴者盍
拚一失色與之通融劉嘆曰朋友列五倫之一尚三
呼不應瑣瑣姻婭又何望乎言次聞門有剝啄聲報
崔秀才來矣妻曰困人家潦倒至此彼尚欲來剝瘦
脛耶卽知並脛也無卽欲來剝正恐無下刀處劉曰

寒士家

又單色錄

卷之一 崔秀才

四

不者不應來者
應非無因而至

喚醒多少夢中
人

一語點睛

不然此空谷足音也。延之入。崔曰：劉君縱理不入於口，而乃一寒如此哉！昔日之繁華，真耶？幻耶？今日之素寞，幻耶？真耶？巖技易窮，青松落色，權心朝在，夕不存矣。尚有一人肯杖策踵門，如崔元素者否？劉曰：夙昔自謂盟車笠，訂金蘭，得一二耐久朋，為終身膠漆。不意翻覆若此，不敢復言交遊矣。崔曰：不然，夫廉將軍免官，客去，翟廷尉復職，客來，人情自昔然也。君自不達，夫何怨尤？智者當務之為急，為今之計，當奈何。

求人何如求己

富貴則得乃得
木原之論

劉曰：束手待斃耳。崔笑曰：出此言，當罰鍰矣。吾聞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累重家貧，不擇祿而仕。盍投筆從戎，聊博升斗，不猶愈於托鉢向人受守錢虜之輕薄乎？劉曰：嶢嶢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非所以自完也。崔曰：外以筆耕，內以針耨，亦可免凍餒。劉曰：局趣效轅下駒，夙所羞也。崔曰：奇貨可居，龍斷可登，鳥獸之餘毛，可織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盍為賈？劉曰：覬覦分毫，錙銖必較，素所鄙夷，而弗屑。

義俠回自如是
待有求而後應
者不足以語此

奇極

者也。崔曰：然則度君之心，量君之志，欲更揚眉吐氣，非官不能矣。欲為官，須登第。欲登第，須理舊業讀書。欲讀書，須膏火之費。吾視君皆未易辦也。吾有錢八十千，可輦至。劉曰：君方同病，詎忍波累。崔曰：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何辭焉。遂言別。移時，以車輦八十千至。劉大感謝，欲備一餐相款。崔不坐而去。遲數日，復提一囊至，曰：君曾肄業否？劉曰：新正伊邇，未免匆忙。崔曰：予思八十千，豈敷摶節之用，更蓄得一囊金為

巨款

翁疑兒

親友一嚮在干
何處

君謀小康，亟置之炕頭，便出門，挽之不及，試啓囊，燦然盡赤金也。一室俱驚，權之三百兩。崔從此不復至，更不識其居處，徒銘感而已。出費購第宅，贖舊產，又於新居，掘得窖金二翁，遂成富室。僮僕去者，次第復來。百計夤緣，以求收錄。親友亦稍稍通慶弔。一年之間，繁華如故。劉不復好客，惟閉戶下帷，日夜估畢。是年及第，官清要，賀客日盛。值初度，預使人四出，凡親故中之貧窶落魄，及不能舉火者，盡招致之。及期，親

之 聖 五 五 承

卷之二 山 佳 秀 才

六

過 來 人 自 應 如 此

如 是 如 是 如 是

言念及此能無
妻然

夜記隱金 卷之一
友畢集競出金玉錦繡羅列滿堂為劉祝退劉乃張
廷高會酒再巡罷樂出席舉觴屬客悉出所得分贈
諸貧賤之前使各收貯眾愕然不測何故命曰凡茲
不腆實所以奉祝長年者縱不足貴亦諸親友之芹
獻也曷為散之劉嘆曰今日何幸羣公臻至錫我百
朋所恨座中唯少崔秀才一人耳崔若在必能知我
之為此舉也因袖出一賤則五言古詩一章也命其
子朗誦以示眾曰主人好施與揮霍無躊躇客有諫

詩真淋漓盡致

一語感慨無盡

之者主人笑曰母君謂財可聚我意財宜疎不暇為
君詳聊以言其粗財為人所寶人為財之奴富者以
其有貧者以其無有則氣逾揚無則氣不舒逾揚人
愈親不舒人不如昔我貧賤時顛踣無人扶有身不
能衣有口不能餬貴戚與高朋相逢皆避途居然一
厭物儼若非丈夫今日奮功名食祿復衣租門庭開
如市勢利日以殊一壽千黃金一箸萬青蚨奢窮欲
亦極無勞用力圖當時何其嗇今日何其都顧茲親

罵殺家人

崔秀才

崔秀才

二

串惠豈我所願乎。昔貧今且富。昔我卽今吾。清夜維其故。反側心踟躕。其故良有以。今昔人情符。周急不繼富。聖言不可誣。憶昔齊晏子。舉火贍葭葦。又聞范文正。義田置東吳。設使天下人。能聚復能輸。在在無和嶠。處處有陶朱。流過阿堵物。何來庚癸呼。堵嘆爲富者。唯利之是趨。滿盈神鬼惡。往往奇禍沽。用是常自惕。善爲守。虞徒况今得之如泥沙。當日求之無錙銖。君不見栖栖窮巷孤。寒儒此時此際如苦茶。衆聞

亦有良心耶

可以不必作此態

妙語可悟

之無不赧然如芒在背。多有逃席而去者。亦不追挽。俄報崔先生至矣。劉倒屣左辟。鞠之。崔握手而笑曰。君可謂國狗之瘼。無所不噬矣。奈何效杜子春。口舌爲且繁華。索莫其衍幾何。苟不齊之。魔障歟也。彼接輿髡首。桑扈羸行。倏來忽逝。豈屑屑於菀枯隆殺哉。會盡人情。點頭亦屬多事耳。劉再拜曰。至味之言。敢不佩爲茲草。是夕客散。獨留崔宿。妻子亦出拜之。劉曰。近日徙居何所。胡久不一至。致缺酬報。崔曰。昔



夜譚隨錄 卷之一
 者悉索君君時亦望報否劉曰實無是心崔曰然則
 予獨有是心哉何不怨也劉大笑因問家中更有何
 人崔曰頗不孤子子女孫曾數十矣劉忻然曰小女
 未字以歸君家何如崔白此大不可力詰不可之故
 崔枝梧良久始吐實曰君長者曰亦無害所不敢與
 君結婚者自媿非人實艾山一老狐也以君抱奇氣
 故不遠千里來相結納致君貧而再富亦定數非吾
 之力譬如作室既鎮其礎又何加焉吾特因人成事

夜譚隨錄

柳塘 三ノ十	雞犬 一ノ九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操地之神 二ノ六	親經 一ノ九	獨伴 一ノ四	軟脚局 一ノ四	軟脚局 一ノ四	軟脚局 一ノ四
歲日 二ノ〇	喪服 一ノ三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雞卵 三ノ三	冬烘 二ノ三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紅白 三ノ三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捧栗 二ノ〇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北山 三ノ三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故井 三ノ九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魚軒 二ノ八

者悉索君君時亦望報否劉曰實無是心崔曰然則予獨有是心哉何不怨也劉大笑因問家中更有何人崔曰頗不孤子子女孫曾數十矣劉忻然曰小女未字以歸君家何如崔白此大不可力詰不可之故崔枝梧良久始吐實曰君長者曰亦無害所不敢與君結姻者自媿非人實艾山一老狐也以君抱奇氣故不遠千里來相結納致君貧而再富亦定數非吾之力譬如作室既鎮其礎又何加焉吾特因人成事

世門非有此人

本疑十

耳今夙緣已了即當長辭故人矣劉始大悟不覺潸然曰君去固自得矣將無使吾為忘筌忘蹄之人哉崔曰子非貪天功者君何感焉從此前程皆順境矣官不過三品而富則十萬雖然詎無一言為留別之贈吾聞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豫樟二木七年乃知知人之鑑不易明也甘以壞何如淡以成毀方而瓦合全交之至言君其誌之勿為雉犬所笑言訖辭去永不復至劉後官至臬司以老告歸感崔之誼朔望祀

文庫詩錄

卷之二 崔秀才

九

以香楮終身不衰

關齋曰。老老之俗。萬變千更。交固不易言也。方其盛也。面朋口友。不招自來。及其衰也。馮驩灌夫。磨之不。去。除毀方。瓦合一。道誠無良法矣。胸中自有經渭皮。裏。自具陽秋。故穰穰利來。焚焚獨往。交可以始終一。也不然。直欲盡化同人。為異物。易濟濟為綏綏。有此。理哉。

蘭岩曰。富貴則趨附之。貧賤則避避之。俗情槩

然。然曾無一人孺然獨出而僅讓此狐人而不。如狐也。良可愧也。

碧碧

藍屋諸生孫克復。流寓階州。愛其地土厚水甘。卜築。山村。新讀自樂。屋左依山。臨壑。構一草堂。虛敞。可。以眺遠。閣下林深。箬密。雖有一徑。人迹罕經。僅過樵。牧。一日。孫獨虎閣上。遠遠見一人。循徑來。草笠布衫。彷彿甚美。既辨眉目。果美甚。丹唇皓齒。華髮素面。十。

神仙

人亦不經國。可想

于山僻小徑忽

由夢旨平壓五
浪穩亦恃一人
見之耳

一遇少年使生
有想孫尤呼姓

七八一變童也孫駭曰世豈有男子而姣媚若此者乎
平盪趨下閣要遮而鞠之曰山深路僻豺狼伏伏小
郎日暮孤行進將安止蓋姑住此明旦早行庶不致
旁觀者代為憂慮少年曰夙非姻婭生孰兩不相諳
猶食或然宿應不可孫素有斷袖之癖一旦值此璧
人慾情火熾遽前擁之少年大驚曰奈何邂逅相遇
輒以橫逆見加孫曰卿慧人也何待解人少年遽據
極力擠之孫猝不及防失足墜崖若下少年脫然去孫

恐有人絕經無
授呼叫不應孫
此時恨殺無人

甫得身離死地
輒便細窺美妹

為一樹岐夾欲上不能欲下不得呼叫聲嘶無人知
者自拚必死忽一女子過而見之訝曰如此阨危何
樂而為之孫曰為人所算耳能救我否女曰救亦非
難第未識何以報德孫曰除却再夾樹了餘悉唯命
女吃吃笑解足纏拋與一端援之而上孫良久神定
整衣謝之女徐徐束足了不見答孫方怪其倨審諦
之則苗條婉妙絕代美妹也不覺縮頸吐舌且驚且
喜陰念何今日奇遇之多也時日已薄崦嵫四山漸

文壇遺錄

卷之一 碧碧

三

暗生他相故誌
復前慾心難割
如此乎

尚未進人約而
先在此纏戀足
見多情

始而纏戀繼而
縹緲方縹結緣

願乃再拜而請曰再生之德求易倉卒圖報幸小住
為佳女笑而昵之曰子大不良善甫得生機又造死
業矣孫聽其言謔窺其意厚女勝于男耶大不似少年漠不關心
者遂携入閣是山出繼續備至約三更女披衣起曰今又與
人約踐須之翊日重晤孫阻之以臂曰與卜夜未卜
晝復留與亂因詰卿孱弱處予雖乘以油壁昇以筍
輿猶恐不勝勞瘁底事单形隻影遠陟空山令人彌
思彌懼中心能無稍佈乎女自言宓氏字碧碧年十

自稱悲啼孫
亦欺人語耳
守節不自乃稱
風分何可笑

既能承孫生之
壽何獨不能續

八嫁前村方氏子半年而寡今日為母壽歸寧求此
捷徑不意遇子不能自貞誠風分也願與子偕老俾
笄娶有託莫見棄否孫愀然曰得卿為婦小子何修
哉但得有老母賦性方嚴出入小閣尚須告白不告
而娶實不敢專然而父母愛子何必苛求見卿非凡
應無不納容徐圖之女曰兒於子亦非無益者子果
肯降心相從終始不貳則可以全性命丁死生夜氣
之悖亡旦夕可復俾子蛻蟻丸而為蠶蛹化腐草而

方氏之亡乎
深信不疑想亦
為其靈惑矣

惶切規誠具見
至理奈已迷惑
心志者何

夜譚隨錄

卷之一

為夜光必當同為入極之游。不復羈滯形骸。聽聞摩
羅什天尊為政矣。孫大喜相見恨晚。晨興即以告母。
母呼女至前。反復詳訊。乃謂孫曰。兒勿草草。吾聞顏
朱眸綠。尤物蠱人。傾萬乘之國。尚有餘福。匹夫之身。
庸有不足。老身年七十矣。所見閻秀。何啻千萬。至若
此之窮妖極艷。一見炫人心目者。實為乍睹真禍水
也。汝何德以堪之。且妖方氏之子。不祥孰甚。可急遣
之。勿速死亡。孫默然。鵠立。面如死灰。女進曰。姑之見

貴以大義語極
天令孫母能言

山疑出
孫獨不能忘情

亦左矣。兒非自媒者。誠以藥苦不如齊甘。故覲顏自
薦。兒不厭郎貧。姑奈何畏兒蠱乎。母曰。不然。小娘戀
新歡。忘舊好。鍾情固不得。然而老婦為豚犬作馬
牛。用心足不得不爾。女勃然怒曰。何物老嫗。醜毒若
此。兒去此。豈便無啜飯處耶。目孫曰。君木偶人。不足
與語。不聽好言。不久當死。窮薄相。即死亦為下鬼。彼
時當袖手高坐於刀山劍樹之旁。看汝掙鬪耳。遂憤
憤出門。不知所之。孫涕泪縱橫。頗形怨色。母慰之曰。

耶

何曠暴至此

夜譚隨金
 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况深山窮谷忽致麗人非草木之妖必狐鬼之怪兒儻或迷惑不悟冥想致邪則
孫母言亦悲矣
 老身將誰賴乎開喻再三孫意少解居無何有翁媪二人率男婦六七輩直入草堂洶湧叫罵孫甫出訊輒遭扭結翁以杖叩孫之背曰跌落澗下與死為鄰苟非吾女援手救則山中鴉鵲飽汝腸胃久矣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孫驀然值此色變氣沮不能發一言家人咸集莫能解紛乃孫母策杖

下馬河浦只為
 急于送女與人
 耳何處得此將
 女送上門者哉
 甚矣孫母之迂
 也
 孫母此時深為
 恐懼孫生却大

且無講有事不妨好議媪曰親母出矣親母之髮如此種種底事出言無度致小女歸去憤懣不發脫有不遵親母之肉豈足食乎孫母始知即女之父母也陰念才勢兇猛必將遇事不如姑却以婉詞方啓齒媪即止之曰勿多言可亟墜壁除庭明日即送魚軒到門矣孫母知何邊釋孫紛然而散母謂孫曰視此行徑愈信為妖物矣從來邪不犯正但正爾心果再來不難一麾而却也議已定戒備以待次日黎明翁媪已送

喜悅彼既四鄰
專為送女而來
孫母尚婉言令
其自媿與及不
上一棒

夜譚隨錄 卷之二
女至鼓吹之誼。粧匿之盛。僕婢之多。內外填塞。皆滿。
孫頗歆羨。母以屢屢撐宅門。隔闔大言曰。吾家門庭。
自來清肅。無故來擾。能不自媿。可速退。無自取辱。翁
媪怒發曰。憐汝家事紛紜。無執幹者。故不惜愛女。送
來。祇奉胡為強自高。其謂我素領曲背。不能傳刃于
老丐。媪之腹中耶。于是飛磚擲礫。攻擊久之。母終置
若罔聞。翁媪亦覺索然。但發恨聲曰。王去休。且去休。
自有設施在後。因復散去。村人知其事者。傳以為怪。

二三齒德來說孫母曰。吾村地僻。人稀。守望之期。不
給宅上孤兒寡婦。輒與異類為敵。執迂見以啟寇讐。
非所以計萬全也。此間舊有狐仙。村人往往見之。然
而未嘗為患。茲來相擾者。為狐無疑。奉狐者。或與交
遊。或為姻戚。自古有之。無足為怪。令郎神氣不凡。即
娶狐妻。應不致禍。莫若姑聽之。以解目前之害。不亦
可乎。否則結怨既深。則為祟必重。恐賢母子不能安
枕而卧也。孫亦幾諫其母。母不得已。從之。是夕。翁媪

不娶其女則怒
而竟觀一有從
意即便愉悅抓
果何心哉安得
如此孤者徧處
皆有乎

奇絕孫此時將
何以爲情

復送女來。愉悅之色可掬。若預知母有俯就之意者。
成禮而返。孫及女。迷好甚。敦女事母。亦極婉順。日用
所需。隨念而至。一家大享坐食之福。女一日謂孫曰。
今日有君之內姪也。須自檢束。勿貽後悔。孫曰。我之
內姪。卿之猶子也。長幼自有名分。何檢束之有。既來
非他。正曠日擠身。若下之妓童也。孫大駭。回念前事。
深自躊躇。而少年談笑自若。毫不介意。孫始而安之。
既而暱之已。而漸生狎。襲襲隙隙。接其吻。少年驚怒。
悽不。改。過。誠。爲。一。可。笑。

宜爲所罵

宜爲所樂

曰。狂奴故態。一毫未悛。豈有作人尊長而不自莊重。
如是者哉。復力擠之。路于案下。少年艷然去。女至。見
之。忿恨良久。徐乃嘆曰。徒費周張。酸子尙足與言性
命事哉。遂不辭而行。一切器物。不見人取。攜一變化
爲烏有。孫與少年接吻時。覺異香入腦。衣上亦有香
氣。數日不散。漸歸兩腋。遂患瘟癘。終身不瘥。
閑齋曰。狐性本淫。無足怪者。老狐何所圖。而必欲以
女嫁孫。以成其私奔之志。豈亦愛忘其醜。莫知子惡

之故歟。然女固不貞而男又何潔也。是知世之好為龍陽巾幗自甘者。曾雄狐之不若矣。

蘭岩曰。斷袖之癖。人或有不免者。獨怪孫生。始以輕薄致墜岩下。甫得救援復生。癡想郎有如此立志。送女與人之老狐。得以大亨坐食之福。亦至幸矣。乃于正宜莊重自持之時。忽爾故態復萌。頓忘愧悔。亦可謂不足有為者矣。卒為狐辱罵而素所鍾愛者。亦棄之而去。身意惡疾何

以為人哉。丈夫也。而見鄙于妻子。已足羞矣。况異類耶。

梨花

京師時雍坊有以十歲女來鬻者。孝廉舒樹堂以錢三十千得之。命名梨花。既長。艷麗無匹。談粧濃抹。靡不相宜。小莖間花。隨意簪之。皆堪入畫。諸女眷效之。百不一逮也。性且慧黠。一家憐愛之。舒有女。幼字先達德。公次子。及出閣。舒以二女奴為媵。梨花與焉。其

外秀內慧如此。佳麗何可多觀。其一家憐愛也。固宜。

一名春棠亦可見之殊色者舒文則偏愛梨花而公
無深意存焉子待之尤厚屢欲私之奈梨花防維纂密雖欲中以
游語亦不可得會德公考滿擢粵西某郡守攜眷南
行予友恩茂先與德舒二公皆親戚也薦金華尚介
夫入德公幕閱三載公遷粵東監司冬十一月介夫
因事入都委裝茂先家朝夕晤對所在人情風土並
德公家事在所必談偶詢及梨花則曰司宅門久矣
茂先曰言梨花也介夫曰正所謂梨花也曰然則何

布置井井恍如
親見

云司宅門介夫曰梨花之事新奇怪異駭人聽聞久
矣君為德府至戚豈尙未知耶茂先愕然亟叩其詳
介夫曰此下酒物也不可浪言乃撥火煮酒擁爐促
鄰備述其事茂先條而驚條而笑條而咋舌條而拊
髀蓋事既新奇又介夫善為戲謔故不能不為之色
飛肉動也先是德公之任粵西也自張家灣買四舟
公與夫人居一介夫居一僕從居一為庖厨其一則
公子夫婦及梨花春棠也行則魚貫泊則鴈排一日

非言此尚不知
梨花為男子誠
堅以自守者矣

暮宿吳城月明如畫介夫苦熱五更復起納涼彼時
羣動盡息忽聞第三船有欸欸破窻聲疑為暴客潛
起窺之見一女子出船邊立而溺雖隔兩船而月光
朗映陽具彷彿甚偉審諦女子則梨花也心竊異之
第念梨花十歲至舒家此時年十八昔在茂先處識
之最熟詎有假借顧船是公子之船人是梨花之人
而陽其則又居然陽具也此疑團終難打破次日晨
餐罷直測于船中公有老僕張姓獨坐桅艙喟然興

人雌聲雄張乃
喟然竊見人雄
而故雌聲者矣
張又將何如

歎且自訟曰行年六十不為小矣何見所未見之事
總無了休也介夫怪而詰之張曰稚子康兒年小而
詭大髻頭梨花人雌而聲雄此吾之所不解也介夫
曰汝老成諳練人也予有所疑質之于不可乎張問
是何疑事試言之介夫伺無人低語夜來所見張闖
之驚曰吾固疑之矣何不自白諸吾主介夫曰意欲白
之介夫不欲預人聞壺大有學問但自念作客依人不宜預人聞壺故默默耳張曰
噫是何言也先生不早言異事出矣介夫曰予意先

足見張素日顛
直似此妖怪不可
多得何為六駭

不請隱金 卷之一
白公子何如。張曰：然。吾即往告之。是夕舟泊青山。張請問。謂公子曰：二爺知家中有妖怪。干公子笑曰：何作此語。張曰：妖怪不遠。只在二爺船上耳。因耳語其故。公子大駭。入艙。隱叩細君。細君結舌。瞠目良久。乃嘆曰：怪底守身如處子。且十八九歲。天癸未至。今若此。復何疑哉。公子呼梨花詰之。赧然不應。公子閉門驗之。梨花極力抗拒。公子乘隙探手。膀間則垂垂者。已觸指翹翹矣。公子大怒。縛而獻諸公。公不勝錯愕。

凱寒驚兒言之
慘然乃以女十
倍于男之故作
其以求多售亦
出子孫可奈何
其數年以來未
敢為非法事其
馴良可知矣公
憐而宥之誠達
人也

作威以究其原。刑具排列左右。梨花大懼。始涕泣吐實。曰：曩歲迫于饑寒。父母鬻子。謀朝夕。是時女價十倍于男。故作此弊。以求多售。今既敗露。罪當九死。第自反。未為非法。祈全蠖蟻之命。當圖銜結之報耳。公憐其情。且辨其果係童身。竟曲宥之。並命薙髮改粧。更各珠還。以誌其異。舉舟之人。莫不歎異。公復使送介夫驗之。並折簡晰之日。不意竒聞創見之事。出自本衙。所謂梨花果桑茂之流亞也。幸童身如故。庶免

為雄為雌甚為難解難辨
此真足以擴眼界

株連茲送其人至請先生相之。所以必欲先生相之者。非謂魑魅魍魎不能逃于秦鑑。蓋欲先生解惑。倘異日舉以告人。賴此解嘲。勿致東西南北之人。歸德謀以幃薄不情之罪也。介夫笑而驗之。戲語梨花曰。勿怪南人多事。吾鄉風俗。雄者可雌之。今子雌而化雄。正陽長陰消之候。予之有施于子。不可謂不厚矣。異日將何以報不穀乎。梨花面頰頰赤。羞澁莫容。介夫贈以雙履及香扇。報公書曰。儒生眼界不廣。賴珠

能事更為可異

公亦善為辦理

二人情濃公子心熱矣

還以擴充之。亦南行之幸事也。童體的確充足。感人非公至德。疇其能之。是知事不足怪。可怪者見怪之不怪也。公見書入笑。至任所以其穎慧。命司宅門。頗能了當。公寵愛殊甚。張僕無子。公使認為假子。且以春棠妻之。公子固少年好事者。于花燭之夜。隱身窺外。窺之謂綽約燈下絕妙一幅折枝圖也。今已抱子矣。茂先神馳者一餉。又問龍陽君伎倆。介夫亦嘗識之。否介夫笑曰。其人方雄。君又欲雌之也。相與拊掌。

夜讀隨錄 卷之一
而罷茂先作梨花四絕。寄示公子。有一樹梨花壓
海棠之句。用成句。恰好。公子和韻報之。詩不具載。
閑齋曰。梨花假女粧。而守貞如處子。如其果女子。必
非淫亂者。其得擁美妻。獲厚利。去禍而就福也。固宜。
蘭岩曰。假女則艷麗無匹。還男則了事精當。梨
花誠奇人也。嘗見司宅門者。袖金入橐。茫然不
解一事者。多多矣。幾何不對梨花而媿死。

香雲

零陵喬氏子。少孤貧。失業。依外舅。爲操舟。任往來于
襄漢間。會載數估客。下荆門。過黃金峽。灘險。日暮不
敢發。泊舟古戍前。舅命喬入山伐竹。迷不得出。徬徨
殊甚。瞥見一媪。年約七旬。杖藜蹙躄。循山徑而西。喬
追止之。問何處。可達江岸。媪笑曰。江在東。郎向西。乖
迂極矣。吾視郎嫩少年也。日暮途窮。處狽將盛。欲歸
可乎。姑宿我家。明日曉發可矣。喬心憐已久。聞言竊
喜。佯以不便。造次爲辭。媪挽之行。曰。言不由衷。令人

日暮途窮何幸
得此東道主

深山之中忽遇
佳人實可動疑

媪可謂殷勤待
客矣

夜譚隨錄 卷之一
倦聽。于是携入深山中。迤邐十餘里。至其家。背高山。臨巨澗。營窟而處。媪叩扉呼香雲。一女子出。應則。二。八佳麗人也。色茂開蓮。香逾散麝。見客羞避。媪曰。兒。又作態耶。小郎失路至此。若無一盂胡麻飯。以款之。殊缺地主誼。且兒常常有囑。既作承受人。詎可吝心。力。今幸物色得此。縑藉郎。可息肩矣。雲益羞避。避室中。不復肯出。媪笑向喬曰。嬌養慣。一見生客。輒作兒女態。幸郎無介意也。喬謝不敢入室。室皆穴山為之。

不知此一夜作
何輾轉反側矣

此媪亦大坦率
何便留此一女
一男湯往趣客

甚精潔。止三間。中一間為客坐。西一間。垂墨花軟簾。為雲之閨闈。東一間。起爐竈。具刀砧庖厨也。納喬坐。自入厨炊黍和羹。款洽臻至。問媪何姓。答以姓古。媪居十六年。止生一女。名香雲。未字。人世居于此。今有緣與郎晤。奉屈暫就厨中宿矣。喬曰。假一席地足矣。何敢望厨。至夜分罷談。乃宿焉。翌日早起。請見古媪。將辭行。立簾外。揚聲致詞。無應者。良久。又言之。始聞香雲。應曰。娘有事早出。想便回矣。請稍候。其音清銳。

乎

如雛鶯之嘯聽之生憐喬諾諾默坐神為之蕩居無
不令聽者
 何忽見古與一媪一女亦若母而女者借來且揚言
 曰香雲兒汝杜姨同汝八妹來矣喬急避席拱立不
誠實
 敢仰視杜佇立審諦向女郎曰果好一波俏郎爾古
何等柔媚亦可人
 姨真巨眼也女郎亦目之含笑入室諱雲曰姊大無
 禮娘為誰來乃不出迓耶不聞雲語唯聞低笑聲杜
 尋亦入室笑曰為甥女事致我戴星溫露來此心急
 步遲越山巖仄徑失足顛躓幾墮落上宅牛隄中微
伏下女

自述語正自炫

總是喬耳中事
故妙

杜亦善譚

寔郎至此尙憤
憤耶

汝妹顧扶老身壘粉矣汝將何以謝老身嗣聞雲帶
 笑小語似候起居者杜旋出見喬問曰郎尊姓妙齡
 幾何矣曰喬青年十九杜曰長二歲正相當也有父
要緊
 母兄弟否曰皆亡娶乎曰未業何事曰為舅操舟杜
業不甚雅
 曰少年孤子身可寄也食力裸跣業可棄也主人古
 姥老身之姊也有女香雲老身之甥也淑姿麗質郎
 已目覩無更贅詞古姊挽老身作冰上人欲贅郎為
 半子能降格相從否喬驟聆之陰喜過望而口訥不

何以如此草草
世間美事倘俱
如此何愁阻碍

女子也乃使如
此酒脫作戲謔
語真可見也

樂而忘歸古英
雄尚不能免何
况羣輩

夜讀隱錄 卷之一
能措一辭杜笑曰無可疑也亟請古媪上坐令喬拜
之曰卽此是聘山家無所忌嫁衣完便可成禮矣是
夕歡飲而罷次日杜歸留女郎伴香雲代製衣履刀
剪之聲終宵不絕數日悉備杜復至張筵設宴大會
親戚來赴者接踵盡屬粉白黛綠少婦老嫗而無一
男子歡笑譁然競爲諧謔最可異者列筵十數屋不
更廣亦不覺隘既合盃女郎把盞飲雲曰杯兒雙雙
今夜作箇新娘飲喬曰杯兒對對今夜莫須死睡喬

去皆不禁失笑杯朱乾女郎曰此餘酒將何以發付
耶乃自飲之笑而出約二更衆客貽散女郎復啟簾
謂雲曰姊好爲之二日來饌時再爲我說項也言訖
吃吃笑而去自是喬與雲魚水其樂膠漆其精將謂
終老是鄉矣踰月古媪寢疾杜携女郎來候坐未安
忽有人傳報上宅小娘子親來問姆疾矣杜與女郎
頗遑遽急走出透雲匿喬子厨亦整衣趨出喬不一
是何貴客潛窺于窻見山前朱萼綉幃駐一小車女

杜固善子詞令

奴十餘輩。擁一女子。出自車中。素面畫衣。非常艷麗。
 酷似畫工所繪。仙女年可十五六。杜與郎郎及雲咸
 跪路側。女子曳杜起曰。姆亦在此耶。杜曰。知主姑眷
 念老乳嫗。聞其疾。必勞玉趾。故率翠翠預候于此。止即名至此始
 始知女郎名翠翠也。翠與雲亦再拜起居。女子曰。起
 雲側行。左辟為導。女入室。握姑之手。而問曰。姆病何
 如矣。古曰。老婢迫于歲暮。犬馬齒索。卧病兩旬。不克
 自莊。致貽主姑憂。雖滅死。亦當銜結圖報。女子曰。見

七情自節。便可
 却病非善子調
 蘇何克知此

幸杜在側善為
 調停

曉事以來。舊日阿保。皆已物故。今所存者。唯姆及杜
 姆而已。兒聞見性。則無變滅。喜怒哀樂。不可止而可
 節。其自醫之。無使神瘁。言訖。出坐明間。命杜侍坐。諸
 女奴列侍。無敢警教者。雲跪而進茗。執禮甚恭。謹女
 子曰。香雲益出色。姆當為覓一佳偶。以了古姆後半
 世事。杜辟席曰。微生姑言。亦將請罪。香雲已有婿矣。
 女曰。結禱約在幾時。杜曰。罪不可追者。正在此。蓋仇
 讎已匝月矣。女訝曰。婿安在。雲失色。頰曰。杜曰。甥

不責一姆但怪
香雲殊不允當
豈有女子欲嫁
自行答自者耶

女可速喚爾婿來拜見主姑。雲未及應。翠已促喬出房。伏地頓首。女以袖遮面。令起立。斜睨久之。命且退。旋作色曰。姆與古姆固皆老諱。不足責備矣。香雲婢子何事大膽至此。不告而嫁。嫁且月餘。不我一見。其欺我深處幽閨。幼穉孱弱。不足為爾主姑也。亟命侍女行杖。杜大驚。與翠匍匐告免。始宥之。雲叩頭流血。涕泣謝罪。女拂裏而起。呼喬出。脅之以去。抵一茂林。亦有穴居。連亘數十間。朱戶綺牕。廣闊如大廈。几榻

女亦大不近情

悉白石為之。器玩珍奇。位置精雅。名花異卉。羅植闕前。實天闢之洞天福地。侍女曳羅綺者數十百人。莫不妖冶。順承指顧。爭先恐後。喬為所禁錮。日供役使。且女子性嚴。稍不稱意。輒施鞭扑。此間不樂。日思雲而無由得面也。私詢諸女。主姑與香雲各分若何。皆笑而不答。愈滋疑惑。一日值女初度。喬親戚來拜祝者。咸執婢妾禮。杜翠亦在。不敢復與喬語。有頃古媪及香雲亦至。與喬相見。各泣數行。下女子出見之。怒

金瓶梅

香雲

二十七

屬可恨豈其有
妬心耶

一語刺心凡有
血性者當必掉
臂爭先固顧死
生矣况痛人乎



夜語隨錄 卷之一

曰淫婢逞媚尚戀戀舊情耶令侍女褫其衣縛之樹
上既而曰今日有慶不便刑人俟明日當打死耳諸
親戰慄無敢出一語以求寬者喬中心痛絕潛往規
之雲泣曰郎獨不能捨身見拯乎喬大痛手援其縛
竊取故衣衣之適林外有將主姑命呼喬者雲遂遁
去女偵知之愈怒鞭喬數十血流被踵古大笑曰主
姑殺老身矣老身何負于主姑乳哺之情縱不念寧
獨不念扈十郎肆惡老身橫蔽主姑以頭撞十郎腹

深屬可慮乃不
此語恐不解如
于真忍人也

此何謂過如何
思改

奪取玉如意免主姑于窘辱時乎奈何不赦小過致
人骨肉生離香雲纖弱不飽狼虎亦必強為暴所所
矣豈不痛哉女亦怒曰老魅爾何知行且索爾死古
矣叫語侵女亦不少讓女怒甚復欲逐喬喬懼伏不
起女憐之氣稍平問知過能改乎喬曰改矣曰尚想
香雲否泣曰雖死九幽不忘雲也女不意其出此語
為之咋舌移時乃歎曰癡兒郎知義者也向古媼慰
謝再三即使人分途求香雲得者賞一術羣女懽躍

香雲 亦有此語乎 天

忽遭此大厄真
令人急殺恨殺

惹出如許大事
女子亦悔乎

夜譚隨錄

卷之一

爭往古始止涕翌日一女走告曰香雲走匿山谷中
為扈十郎所得逼欲污之不從錮石室不與飲食已
一夜矣古媼聞之泣曰吾兒貞烈必不辱身然而命
蹇何遭沙叱利之多也蓋扈十郎者女之表兄也女
使杜媪往索之十郎曰欲釋香雲不難爾主姑須自
來易之去杜大怒還逃于女女怒極乃仗劍跨白鹿
諸女皆知衣執兵以從命喬與翠翠伏林內為疑兵
親往索之十郎腰弓矢挺畫戟護衛甚眾兵刃既接

倚憶杖喬時否

兩軍大鬪十郎勇甚諸女力不敵各鳥獸散女急退
○日○兩○番○大○怒○何○至○如○此○狼○狽○
鹿中流矢死女被髮狂奔身被數創失其雙履蹶不
能興適喬迹至負之以歸諸女亦漸集無不心膽墮
地女大慟良久感喬之德呼之以兄飲食器用皆與
已等復聚眾謀雪耻救雲之舉僉曰勅敵不可當也
獨翠翠進曰彼強我弱非救助不可欲求功非太君
來不可女是之即使翠往夜未央翠反命曰太君來
矣女率眾跪迎喬亦從眾太君亦曲背一嫗耳女泣

夜譚隨錄

卷之一

香雲

五九

辱實自石誰其致之

訴致辱之由。太君曰：有太嬖在，兒勿氣苦。亟探袖出何等爽快一囊，呼翠至前，命曰：可將此往貯十郎，速與香雲偕來。翠諾而去。一餉時，與雲俱至，手提巨囊，開之，闐然一黑雄狐，齧齧而出，俯伏于太君之前，嶽嶽苦乞哀狀。太君訶之曰：墮孽子，尚未克洗髓伐毛，輒爾墮落耶！不念爾祖當亟誣之，狐叩頭謝。女子前以鞭鞭之，曰：姿戾奴，平日赫夜之勢，忽然之態，今胡不肆耶！太君止之曰：兒休矣，老身必痛懲之。又曰：兒居此終非

犬君誠省事人

始而發怒繼而
唱嘆至此則泣
別可見人不經
幾番折挫徒恃
一往性終屬不
能行也
公子亦何目昧
然亦不知雲固

了局曷不舉族從我。香雲與喬郎，彼有夙世緣，未可擺脫。且聽其去。伊母姑留我處，俟之三十年後當大歸也。香雲頓首奉教。太君賜喬名曰復，命駕先歸。女較前迥別贈喬雲甚厚，束縛輜重，令侍女護之先往。已乃與古杜二媪，並翠翠送喬雲出山，臨岐泣別。然後歸。喬携雲之襄陽，出資造舟，名滿江紅，專載遊宦，以走江黃。吳楚一日載某太守公子，並眷屬之江南。住舟漢口，雲偶出汲，為公子所見，迷惑失志。伺喬不在，密遣二

非常人耳固無足怪

近世之人往往以富貴室物動人以勢為禍福藉人彼市井愚人多為搖動若稍明義理鮮有不竊笑者矣况雲為人傑也哉

女隨侍將吳綾越縞往說雲曰公子年少情多富貴有權勢所謂炙手可熱者今豔子之貌降心俯就不惜珍寶之物委贄于子此真千載一時之機會不可失也子不從則禍不可測從之則珠翠環繞錦繡紛披飽梁肉而饜珍饈一生喫着不盡詎若作舟子婦衣粗食淡埋首艙中何啻明珠暗投哉且子不聞乎守經者立身之要也通權者處世之方也譬彼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而絡其口穿其鼻人得而左右之矣

此詩今已作廢事被入龍絡

今以勢論子馬牛也公子人也欲不為其強馭可得乎惜子憐子故陳利害于子惟子圖之雲孀然曰賢姊之言是也公子風韻都美兒亦慕悅久矣幸即借姊二姊為羔鴈今夜人定後請扣舷為號可謀一會矣得計二婢大喜歸術其能于公子公子喜欲狂重賞二婢至三更舉舟軒寢公子起坐不定如鹿撞心側耳靜聽移時果聞扣舷聲止而復作亟啟窻納之果雲也不衣而至公子此際如在夢境中不暇一言即與狎

反單章錄

香雲

要玩之于眼掌之上

不明太守何其多耶

夜記陸金 卷之一
三
媚。雲忽驚叱問何人。公子與方闌俯身若同聞者。雲又驚叫。家人驚起疑有盜賊。執燭入艙。見二人白身卧地上。燭之則公子與其妻媾耳。咸避去。夫婦赧然者久之。問妻何故赤身自意外來。妻曰。我在後艙睡。孰實不解何由到此也。公子羞且怒。執喬送太守。謂其以妖術惑人。太守不明。煨煉成獄。喬居狂狴。方痛覆盆。而夜半雲忽至。手拂械鎖。拂鎖自脫。携之出獄。人無見者。遂流寓南昌。仍為富室。二年間有巨舟三

從一而終其操自守狐勝于人

喬亦多事世人豈可悉乎

十餘艘。江楚操舟人茂不健羨焉。雲從喬三十年常如十七八歲人。生二子一女。女美麗有母風。喬乘間必問。問雲出處。雲曰。初不遠。以誠告君者。恐君以異物見棄。亦既抱子。似亦無害。因自言是狐。所謂主姑之女。子亦狐。而為一山之主者。杜與翠與諸女子皆狐也。唯太君則天狐矣。喬始恍然後漸洩于人。有求見者。雲有見有不見。而見者輒自顛倒。雲惡其眩。再遷于夔州。一夕方坐。話翠翠忽至。喬雲驚喜降席而拜曰。

等間自少年
鬚子古慨嘆

夜譚隨錄 卷之一

翠姨別來無恙。翠答拜曰：離別幾何日，喬郎鬚髮似
戟，且就斑白矣。舊時丰采，可復再耶？人生如白駒過
隙，轉瞬煒燿，觀鏡不能自識。譬夫以水和土，見日輒
燥，重為壘焉，非故物矣。何如金石其質歷劫不變者
乎？人而無人道，是謂之陳人。人道者，何性命之原不
汨不沒之謂也。夫泰山之窟穿石，單極之統斷，幹漸
靡使之然也。形骸情識，人之窟統也。此生不卒萬死
非終也。子不見夫墻間之瘞者乎？路人過而傷之，傷

得此妙語何異
於神此眼言
性讀一部南華

之者，非徒傷也，傷其終不免于是也。雖然，滄桑之變，
彼惡知之。是纍纍者數十百年後，旋夷為都邑，旋坎
為滂池，旋祀為壇竈，竅為井墓，其循環往復，烏有窮
期。而其間之窮期已無窮矣。凡此宜各自努力，人不
能越俎而伐之庖也。聞子在山中時泊焉而無求，又
能于屏風上行質美，若此胡自棄之。向雲曰：姊從喬
郎數十年矣，寧恡所得不一喚醒乎？雲曰：奈其五內
俱濁，何。翠曰：不然。金注死注，固有不同，而其為注則

夜譚隨錄 卷之一 香雲

妙語百集

去何不言始恐
恐纏縛債不能
到耶

夜譚隨錄

卷之一

三

一也。雲大息曰：莊則不親狎，則相簡。雖有巧匠如工，垂但縮手袖間而已。翠慘然為之下淚。喬亦鬱鬱是夜，雲伴翠宿于內寢。翌日向午不起，喬呼之不應。大疑，披闥入視，已失二人所在。舉家驚擾，喬大哭靡日。不思喬年八十餘尚健，二子生孫，孫又生子女，適諸生某亦弄孫矣。每隔五六年，雲必來一探，又三十年不絕容色，終不少減。親戚初面者，往往母其女而女其母焉。予于乾隆庚午歲從先祖父自三秦入七閩。

路經武昌，月夜沽酒，聚舟人而飲食之，俾各述見聞。異聞怪異，舟人共舉此事，爭說紛紜，且指江上一湘船見告，此即喬家物也。

閑齋曰：世間尤物，得一可以傾城，喬以匹夫落魄，寢處諸尤物之間，卒致富享名，以壽考終，其操持必有大過人者。翠必欲引而登之於長生之域，亦婆心太摯矣。

蘭岩曰：喬業操舟，已屬微賤，且無聞其有出類

夜譚隨錄

卷之一

三

之才其五內俱濁不待言矣。雲何鍾情至此。而主姑與翠翠亦大有不能忘情者。豈果喬為情種耶。抑雲喜其誠篤。可托終身乎。我輩不獲有此奇遇者。殆擇術之未精歟。抑五內之未盡濁歟。吾觀香雲事而慨然矣。紅絲繫定。何啻千里之牽。破鏡重圓。終作百年之合。偶叅色相。致醋海淹斷。藍橋忽起于戈。今妖氣生於內境。以德報怨。喬與女翻成附體之緣。祛死復生。翠與

雲永享飛仙之樂。斯狐中之不可多觀者耳。

龍化

李高魚枕碧山房。壁掛古劍。一日大雨雷。瞥見一黑物長尺餘。細如線。後一紅線。遂之。自窓凌空而入。繞室飛行。俄延壁上。穿入劍鞘中。即聞曼曼作聲。旋出。旋入。無所阻礙。良久忽又飛出。蜿蜒空際。甫及檐。霹靂一聲。屋宇震動。紅光燭天。不及察二物所在。唯見窓下落鱗數片。酷似穿山甲。取劍視之。鋒刃盡穿。小

情最富家如生

夜誦隨錄 卷之一
孔密如蟲蛙，鞞亦如之。或曰：此龍之變化，想當然耳。

李翹之

石商李翹之名林魁，五臺人。其微時為石工，以食力。嘗與同行者十餘輩往村中觀劇，二更始歸。際晦日，夜黑如漆，正苦迷躓，忽山川大地放大光明，迎面十餘里外，現一菩薩寶相，高可數十丈，衣紋瓔絡，燦若雲霞。月面星毫，靡不華采，映澈世界，盡如琉璃。李且瞻且拜，口誦佛號，不絕頃之始。隱詢之，同人悉蔑之。

觀也。李今年已望七矣，性正晴，無私曲，重義氣，好施。與初入都，即受知于大司農海勤恪公，得為大工。石商致富數十萬，公薨，李感恩不忘，歲修墓，道李以德報德，為今人中之古人。二子亦岐嶷，天報善人，理自不爽，立其于欄人之中，獨瞻法相，非福德兼厚者，烏得有此。自言有德必報，非沽名行其所安耳。藺岩曰：此孝心地，自放光明耳。菩薩何來，獨示之以寶相哉。人能洗心滌慮，自去其汗，何處非菩薩寶相，琉璃世界耶。

洪由義

洪由義者，靖遠協汎一烽子也。性慈善，喜放生。暇時

所為似迂而非
迂必國獲則
迂矣亦體彼卷
寄生之德耳

夜讀隨錄 卷之一
坐黃河畔同漁人起網凡所棄小魚細蝦暨螺蚌之
屬悉拾之于水中積數年不倦一日渡河失足落水
隨波逐浪者十餘里昏墊間覺有人捉其臂拖至一
處視之則身在一大門下四面黃水如壁立門前二
石屬屬大約數畝洪大駭異方懷惑間門忽啟見紫
衣紗帽者二人出謂洪曰可亟入勿愆失儀也洪從
之至一廣殿殿上貴人年可四十計衣冠奇古左右
侍從甚都洪蒲伏階下貴人勞之曰汝大有恩于我

好翁

前得不死即視
宝珠世人貪心
一何可笑

無論何事但能
如意均可樂也
何必不待蒲

部下不但脫汝難且當少為波潤因命取一珠大如
豌豆賜之曰此如意珠也握之凡有所需無不如意
三年後可見還也洪唯唯拜賜貴人仍命二紫衣吏
送出二吏囑閉目但聞波濤洶湧之聲頃刻而息徐
開其目則已腳踏實地而二吏失所在矣珠猶在手
遂秘之以歸歸則家人已成服相見各驚疑洪給以
得抱枯木故不致死家人喜而信之乃釋服洪素喜
禱蒲得珠後重與其徒博分明梟色呼之皆成盧雉

夜讀隨錄 卷之一 共由義

豪華公子所為
如此難免黃金
立盡矣

得厚利推嘉碧
人亦何樂而不
為

于是有博必勝家業漸豐適奉官之西安西安為省
會之處漢唐故都俗尚豪華人情奢侈王孫公子肥
馬輕裘一食萬錢一擲百萬洪側身而入掉臂而前
自午至晡腰金百鎰旁觀者但橋其舌當局者徒焚
于心滿載而歸遂成巨富為長子捐官次子納監始
以得珠之事告其妻孥愈以放生為務體糧河上人
稱為洪善人五原稱富室者推洪為巨擘三年後秋
夜方寢夢見前二紫衣吏至曰瓜期屆矣珠當見還

北記百年四朝殿

也。洪跪而奉之。既寤而珠已失之。後洪壽至期。願無
疾而歿。予在靖遠時。洪耳孫已五十餘。猶為富家翁
也。

蘭岩曰。凡人意之所在。無不如願以償。不必功
名富貴也。斯如意之最為難耳。乃得珠後。徒事
擄蒲。以畢三年之願。志亦小矣。雖然。人苟巨富。
凡所欲得欲為者。無不能。洪可謂握要以圖我
某僧

位何堪竟其輕
重就然路耶未
見少玷

夜讀附錄金一 卷之一
銘鏡石 三 爲予言。佑聖寺無凡上人。有弟子某者。少
年韶秀。有人誘之。爲龍陽。某亦不拒。上人聳而責之。
某曰。然則不可乎。上人曰。如之何其可也。此間不可
復居矣。曰。去之可乎。曰。可。曰。承師命。某日當行耳。至
日。房中寂然。視之。已化去矣。

蘭岩曰。渾然天真。洞然大道。此僧來去自去。人
已無間。何毫無窒礙耶。

邵廷銓

和入深致固自
不同俗流

江右峽江縣瀨江有周瑜廟。顏曰巴邱古蹟。廟中舊
有厝棺塵封已久。天台邵嬰爲臨江府經歷。三年考
蹟。授峽江令。在縣兩月。政聲大作。其少子廷銓。妙齡
韶秀。性恬淡。所至輒多流覽。愛郭外江山。白諸嬰。築
瓦屋數椽。于周郎廟西。編竹爲牆。闢畦蒔花。爲肄業
之所。與邑庠邊魏二生相莫逆。暇則相尋。往來不間。
晨夕會邊生。秋闈獲雋。廷銓往賀之。端酒而返。日已
曛暮。柴門外遇一女。郎姿態妖嬈。纖穠合度。衣裳縞

善繪寫美

遂作唐突語
亦彼道故其否
則何敢

批
見

素綽有餘妍。廷銓心為之蕩。趨而鞠之。女嫉光眇視。
羞澀不支。廷銓指門內曰。此即僻居。可以少憩。爰爰
日暮。藉為剽危之。女作色曰。少男處女。踪跡懸殊。何
物書生。強來饒舌。苟非縲絰在室。凡百隱忍。亟當白
諸家人。毆折雞肋矣。言訖。艷然而去。廷銓大慙。人坐
草堂。塔若喪偶。館童已入黑甜。方冥相間。忽聞叩扉
聲止而復作。廷銓駭愕。躡足下。皆潛從籬落。下窺之。
彷彿似日間所置者。不覺喜出非望。即啟扉。女欵欵

反謝唐突的是
可兒

豈有弱文敢昏
夜假宿于人之
理是不小知其
非人卻不悟耳

入。輒囑闔扉。相携入室。廷銓揖之曰。卿棄我如遺。以
為去。如黃鶴矣。何故却回玉趾。重辱草堂。得母與家
人密計。問罪小生耶。女嫣然曰。兒縱忍人。何處出此
適聞唐突。聊以相戲耳。固將入城。途遠莫及矣。嚮荷
關切。慮及孱弱。故萬不得已。欲托一宿。未稔果肯假
一席地。度此一宵否。廷銓大悅曰。萬叅不至。尚欲迂
而行之。况飛瓊自降耶。遂相與綢繆。如膠投漆中。雞
再鳴。女攬衣而起。臨去。謂廷銓曰。兒故近邨曹氏女。

糜飲食而誦讀
皆由迷惡住魔
將死而不悟矣
雖然苟得佳魔
死亦何感持守
點綴為不直耳

嗟乎世間佳麗
又何一非骷髏
也哉可思也夫

迷人不獨邪生

也。父母遠宦黔中。兒因病獨留家中。更無人。祇一乳媪。執爨。龔且贖不足約束。兒君苟不棄。兒請自今暮來朝去。當徐與君計長久。廷銓敬諾。送之門外。叮嚀數四。唯恐爽約。女設誓而去。自是靡夕不至。廷銓既被蠱惑。形神改常。邊魏二友疑之。私詢館僮。僮曰。即不見問。亦將告白。公子半月以來。飲食消減。日近。疴瘠。誦讀皆輟。日方晡。即閉戶作休息計。每思密稟主人。未遑入城耳。邊曰。汝但留意偵之。稍有見聞。亟來

見報。是宜秘密。勿洩。僮受計。是夕。即于厨下故作鼾睡。俄聞笑語聲。問作于房內。潛起密覘之。則見廷銓于牀上擁一紅衣骷髏。戲謔燈下。骷髏亦擁廷銓。僮倖作態。僮大怖。縮頸而退。次日。告二生。二生驚曰。詐有與枯骨纏綿。而不置禍害者乎。誼係朋友。知而不諫。非義也。汝姑勿洩。吾等自有處置。適同社劉生。客粵還。邊魏約廷銓為作軟脚局。羞鼈焉。魏下箸細咀其骨。而熟玩之。曰。異哉。鼈骨非禽非獸。又不同他水

夜譚隨錄 卷之一 邪淫全

所慮是

夜譚隨錄 卷之一
族具肉與裙尚不美觀况餘此白骨奚足戀戀邊曰
戀戀者戀其美也美去何戀廷銓曰不然千金馬骨
駿安在乎正以見駿骨如見駿馬耳廷銓無心酬答
機鋒恰與二生相對相視默然謂其不可諫乃密白
邵令令大驚曰吾兒少年血氣未定郊垆荒僻不可
以久居二兄速叱之歸署庶絕大患邊曰促公子入
城計良得矣第鬼即不克甘心于今日必將肆志於
將來非所以除害久遠也莫若稍緩旦夕某當與魏

所見是

兄密察其出處得其踪跡而後除之所謂公私皆利
一勞永逸之道也魏曰不可公子此際利害間不容
髮不急為之救乃又慮及未然兄之計無乃左矣邊
笑曰兄所謂夢醒索燭畏黑不早者也公子被惑半
月未致委頓豈爭此一夕哉邵曰邊兄獨見其大吾
何憂哉此事一以委兄願假兄白馬金安並幹辦十
人聽兄指揮魏兄率六人為副以善其後邊慨然自
任餽僕秣馬日晡而往共伏林間預約館僮令其為

邊真俠人較之
畏首畏尾者不
適什伯

死而不廷致遠
皇二十五年後
季不能無罪

倪伺鬼至，即報漏。既下，館僮全息來告曰：至矣。邊部署已定，各止其所。親偕館僮至窻下，窺之見廷銓與鬼方檢點就寢。邊却回招眾共伏門外，待至雞鳴，隱見柴扉輕啟，廷銓送一女子出，旋闔扉而入。邊潛尾女子，徑冉冉入周郎廟邊，還告眾人曰：彼巢穴應在廟中矣。即命燃炬持械而往，廟中空無所有，唯一黑漆棺停廡下，發蒙視之，榜曰：故曲江縣丞曹公之女秋霞之柩。訪諸居人，僉曰：厝此二十餘年矣。無有

主者來取，實不知其作祟也。邊使人馳報邵公，邵親至，開棺驗之，衣色正符所見，頭面餘白骨，獨二目炯炯不變，凹處漸生新肉。枕畔有白玉尺方，識為廷銓珍物。邵驚歎曰：若此殊異，那得不妖。非邊兒，吾見死為鬼婿矣。亟令積薪焚之，日高始盡，臭達數里，尸啾啾有聲，自此怪絕。廷銓被促歸，誓心殊悵，悵及備聞其故，始後懼焉，不敢復作癡想。後得第，官至邵守邊，亦歷仕至方伯焉。

蘭岩曰：擁骷髏而為佳麗，世間寧少此人哉！但
 祇覺其美而不知其惡耳。嗟乎！蛾眉皓齒，轉盼
 成空，斷隴荒邱，凝思莫釋。天壤間，痴情人能自
 解哉！一夕歡娛，釀成粉骨碎身之禍，此女亦不
 智矣。

賣餅翁

閣學某先達，齟齬時出，就外備。每遇市，輒就一賣餅
 翁，市胡餅數枚，懷之。到塾，習以為常。一日復往市餅。

過

翁忽罷業，留公坐而謂之曰：吾觀子神氣清明，非凡
 品也。會將有一事奉邀，能從我乎？公問何事，翁曰：請
 留此宿，至晚當自知耳。公自忖勿小，稍遲歸。老母且
 倚閭望，詎容外宿，因辭焉。翁嘆曰：我固知子不能主
 也。然亦緣分使然，聊言之耳。次日，公早過其肆，見多
 人環觀如堵，不解何故，挨入視之，則賣餅翁死矣。不
 覺心為之惻，歸告于母，並述疇昔之言。母嘆異，未嘗
 不以未赴其約之為深幸也。迨後十餘年，公及第入

更如其境可絕
怪絕

非龍而何

翰林給假歸。奈泊舟江濱。公偶下岸閒步。不覺行遠。驀一人自林間來。呼曰。太史公。別來無恙。急識之。則賣餅翁也。訝曰。叟那得在此。翁把公臂。坐樹底。笑曰。想君必謂我為鬼物矣。勿驚。吾明告君。昔吾所以約君者。以君有音骨故也。惜君俗緣未盡耳。彼日夜靜。寢未安。聞市頭來往無停履。起窺窓隙。見鬼神其形者。甚夥。除道相戒。真人赴東嶽。廟不可怠慢云云。予時無所顧慮。潛出後門。由僻街迂路。至廟。廟前虛闕。

愈覺其境可絕
亦異人

至殿後。亦無所見。唯一丐者。鶉衣鵠面。當階鼾睡。呼之不醒。但聞噓氣啡啡。知其有異。長跪其傍。以伺良久。始覺。問何為。予稽首稱真人。丐大怒。辱詈百端。予敬謹如故。丐起身且罵且走。予隨之。繞出廟後。罵愈厲。予終不少却。丐乃輟罵。縱步如飛。予亦急走相逐。不離跬步。足力亦不少乏。指顧間。入一深山。丐攀附藤葛。步履如猿猴之捷。心無退悔。頗能及之。至極巖路窮。只一獨木略符。直接對山相去。約數丈。下臨絕

二語可參

此竟非同小
可妙境至

壑。丐。曰。顧。曰。子。之。誠。我。深。喻。之。至。此。可。以。止。矣。予。應。之。曰。上。天。下。地。悉。謂。相。從。寧。肯。止。此。丐。復。怒。罵。徑。履。木。而。過。予。力。攬。其。裾。與。之。俱。丐。極。力。推。擠。不。覺。失。足。墮。澗。中。予。大。呼。騰。躑。一。躍。而。登。對。山。之。頂。回。首。俯。視。見。自。身。僵。卧。澗。下。而。亦。失。丐。之。所。在。恍。然。大。覺。一。刻。山。川。大。地。下。生。萬。劫。盡。皆。瑩。照。瞬。息。都。過。惟。留。此。心。在。腔。子。裏。非。真。非。幻。是。幻。是。真。天。已。嚮。晨。誌。所。入。山。則。黃。山。也。自。此。一。身。輕。捷。任。意。飛。行。今。得。相。逢。亦。異。

數也。公知其已仙。泣拜求度。翁曰。尚非其時也。君子名場中。官可二品。唯躁進二字不可犯。勇退二字不可忘。誌之。誌之。請從此別。言訖。躍入江中。履水如平地。轉盼而逝。惟剩江心月白。一望無涯。公徘徊悵悵望洋而嘆。僕從來覓默然歸舟。神往者屢日。迄今于酒樽茶竈邊。每舉以告所親云。

蘭岩曰。無修煉法。無丹鼎藥。倏爾成仙。何其易也。予意此翁亦老死耳。魂遊天外。恍惚如有所

遇非真有仙人引之入山也。不然或先達午倦。
思想成夢與蕉鹿等耳。天下事當作如是觀。



